



# 比爾·麥凱大哥

鮑諾斯基著  
福斯特序



威廉·茲·福斯特序

# 比爾·麥凱大奇

菲力浦·鮑諾斯基著

黃鑑、尚振合譯

工人出版社

Phillip Bonosky  
Brother Bill McKi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1953

比爾·麥凱大哥

[美]菲力浦·鮑諾斯基著  
黃鐘、尚振合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城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審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479 圖本:787×1092 1/32

字數:190,000字 印張:10 10/16 印數:1—12,000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零售(6)九角二分

## 目 錄

序

威廉·茲·福斯特 一

第一章	這就是美國福特工廠——	五
第二章	大衛與歌利亞	八
第三章	尋找工會	三
第四章	福特工廠的第二種產品——恐懼	二
第五章	「我們在第亞邦之父」	一
第六章	初期的步驟	七
第七章	繁榮就在眼前	八
第八章	警官把星條旗扔出門了	九
第九章	黑人和白人團結一致	十
第十章	「要有光！」	一〇

第十一章 餓餓大遊行

三三

「安息吧，英勇的同志們……」

二六

罷工運動是怎樣遭到破壞的

二七

「我剛開始鬥爭呢！」

二八

加入共產黨的時機成熟了

二九

把氯化物當了中飯

一〇〇

「儘管懦夫們畏縮……」

一一一

比爾競選市參議員

一一二

「我是華爾德·路德」

一一三

路德弄清楚了哪一邊對他有利

一一四

五號門戰役

一一五

一切準備停當

一一六

福特垮了

一一七

福特投降了

一一八

比爾·麥凱大哥

一一九

終點也就是開端

一二〇

## 序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些托辣斯化的大生產工業中的工會運動，標誌着美國工人階級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偉大的工會運動粉碎了『開放工廠』<sup>①</sup>的主要堡壘，為整個勞工組織奠定了堅固的基礎。美國工人運動因此大大地增強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二十年前工會會員只有三百萬人左右，現在則已發展到一千五百萬人左右了。

汽車工業中的鬥爭是當時把工人羣衆組織起來這個巨大的工會運動的重心。在龐大的汽車工業中，托辣斯化已經有了高度的發展；汽車的生產絕大部分集中在三家大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福特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大量生產是汽車工業的一個普遍規律。公司方面的黃色工會破壞工人組織的兇惡伎倆，及所謂福利制度的虛偽性，都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工人比這裏的工人遭受過更有系統的和更殘酷

① 工會會員工人和非工會會員工人所用的工廠。——譯者。

的剝削。汽車大王們橫行霸道地統治着他們的工業帝國，擁有一百萬尚未組織起來的工人奴。

菲力浦·鮑諾斯基這本傑出的著作是敘述工會運動在汽車工業中獲得勝利的故事；是當代一篇最激動人心的社會史詩。它具體描寫的是汽車工業中最龐大、最雄厚的「開放工廠」的堡壘——底特律巨大的福特工廠中的工會運動。這個壟斷企業的專制獨裁者亨利·福特，在殘忍地剝削工人和阻撓他們建立一個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的工會等方面，是舉世無匹的。

這不是一本枯燥無味、官樣文章式的工會運動史，不是站在工會官僚們淡漠而抽象的立場，也不是站在局外旁觀者的立場寫的。它是一個真實、生動而令人振奮的故事，描寫的是工作台和傳送帶旁的工人們在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鬥爭的整個過程中所表現的情感和反應。它描繪出了這些令人難忘的情景：冷酷的剝削，強暴的暗探組織，殘忍的壓迫，有計劃地挑撥白種工人仇視黑種工人的陰謀，嚴重經濟危機的恐怖景象，工會運動長期而艱苦的鬥爭以及最後取得的勝利。這些動人的場面都是用寫實的方法，通過整個艱苦鬥爭中的一位極重要的領導者——福特工廠工人比爾·麥凱而敘述的。

這本寫美國工業中心的著作最具有教育意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它生動地概述了共產

黨在汽車工業的工會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早在二十年代初期，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和他們那套行業工會主義的腐朽制度以及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遭到慘敗的時候，領導工人為建立產業工會、促進黑種與白種工人間的團結、並為制定具有戰鬥性的工會政策而進行艱苦鬥爭的熱情戰士，正是共產黨人。在三十年代後期那些驚心動魄的勝利的日子裏，站在鬥爭前線的也還是他們。在汽車工業中是如此，在鋼鐵工業中以及在已經由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組織起來的其他大量生產的工業中也是如此。『比爾·麥凱大哥』這本書生動地描寫了汽車工人中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它痛斥了那些反動工會領袖們的誹謗，他們說共產黨不是工人自己的組織，共產黨員企圖利用工人的疾苦以達到一己的利益。

這本書的中心人物比爾·麥凱毫無愧色地象徵着工人階級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和工人們要求解放自己的堅決意志。他和路德·梅西之流實有天淵之別。這些兩面派、叛徒和機會主義者騙取了汽車工人工會的控制地位，現在正以工人隊伍中的老闆代理人的身份，不遺餘力地設法壓制工人，消滅他們的戰鬥精神，引誘他們陷入華爾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政策的羅網中。比爾·麥凱具有共產黨員所特有的戰鬥的優秀品質。他的一生的發展規律（他為工會運動和改善工人生活條件所進行的長期鬥爭以及對社會主義最

復必將實現的堅信不渝的遠大眼光），必然地使他加入了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和美國廣大人民羣衆的政黨——共產黨的隊伍。

威廉·茲·福斯特

## 第一章 這就是美國福特工廠！

一幅奇異的景象呈現在他的眼前。他瞪眼望着，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進去。裏面的場地像城市裏一長排房屋那麼寬大。在周圍圍着鐵絲網、飛舞着煤屑和碎紙片的場地上，蠕動着六千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也有的站着打盹。當曙光悄悄地降臨在工廠的烟囱頂上的時候，他們顯得像一支骯髒、疲乏、萎靡不振的軍隊，不安地在那兒徘徊着。

被他們踐踏成粉末的煤屑飄揚在空中，像一朵朵浮雲似的在他們的頭頂上盤旋着。煤末落在他們的皮膚上，他們的臉呈現着土灰色；甚至嘴裏也嚼着這種粉末。有些人排着隊等了一整夜，有些人則跑進附近一家便宜的小館子裏去，緊抱着一杯咖啡等待着淒涼的黎明的到來。

他們站在那裏，眼睛紅紅的，身上裹着報紙，抵禦着這四月裏的刺骨的寒冷。這些互不相識的人，都是離開了家和親人，拋棄了原有的工作，從聯邦的每一州被吸引到這

個牛圈似的場地來的。他們莫名其妙地聚集在這裏，站在一扇緊閉着的小門前，耐心地等待着。也許不久就有人來開門吧。他們身上帶着多年來在礦山和工廠裏學會的本領，今天也許會受到人家的賞識吧。當他們抬頭仰望着已經透亮的工廠屋頂時，兩個炫耀奪目的大字向他們虎視眈眈地注視着。這兩個大字就是：「福特」。

一個身材瘦削、長長的臉上有一對淺藍色眼睛的人，按照次序排在那蜿蜒的工人行列中。他身上穿着一套黑色外國式樣的服裝，頭上端正地戴着一頂帽子。他好奇而又焦灼地向四周張望着。這裏有不同年齡（連他這樣五十剛出頭的老頭子也有）、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他們都是工人，穿戴是各種各樣：有的戴着尖頂有檐的礦工帽，有的穿着水手的工作服，有的穿着煉鋼工人的釘了鋼掌的皮靴，有的穿着鐵路工人的短外衣。他們都有一張工人的臉和一雙工人的手。他們談的也都是些工人們渴望着人家僱用的話。「他今天要什麼樣的人？」他們問道。「僱用什麼樣的工人呵？」「我聽說他們今天不要裝配工人！」「他們需要翻砂工人。」「福特說，想幹活的人他都要！」

像其他的人一樣，他十分關心地傾聽着周圍人們的傳說；他察看着人家的面孔，或擠進一堆堆圍着一位獲得了新消息的「權威人士」的人羣裏去。今天僱用什麼工人呵？砌磚工人？翻砂工人？還是鑄床工人？這些等着受僱的工人來自各方：賓夕法尼亞州的

山裏，密西比河流域的種植園，密蘇里州的平原，墨西哥，南美洲以及歐洲。其中至少有一個，就是這位面貌嚴肅的和藹的瘦高個子的人，是從遙遠的蘇格蘭來的。連那兒也聽到傳聞，說有一個名叫亨利·福特的美國汽車製造商——一位樸實的、過去自己是平民、到現在仍然一直關懷着平民的美國工業家——願意一天出六塊美金，僱用普通的工人。

他感到驚奇，他竟會站在這裏吃灰土，眼看着一個工人在長行列中珍惜地守了一整夜而昏倒下去。他不禁感到詫異，看着這些人身上裹着報紙以抵禦清晨的寒冷。他覺得他們就好像牛馬一樣被關在這裏，他們的四周圍着一道籬笆；可是使他們整夜守在這裏，使他們的臉上呈現着希望和恐懼的神色的，却並不是這道籬笆。他感覺到場裏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這衣衫襤襠的長行列的人羣中往返地流動着，並像一股突如其來的電流襲擊着他自己的身體。他們擠到那扇小門上，彷彿要把它壓坍似的。他情不自禁地微微感到一陣恐懼。

突然間，那扇小門打開了。事先誰也不知道這回事。他什麼也看不見，因而什麼也不知道。他還沒有來得及想一想，或者問問別人，就發現人羣像電流似的向前衝擊着。向前擁擠的人把他的身體整個兒帶了起來拖着前進。這支灰色的隊伍被一股驚人的力量

衝動着，他無可奈何地讓自己被它推向前去。他突然恐懼起來，於是他拼命地抗拒着人們的沖撞，可是結果却像一個軟木塞似的被搖蕩着往前走。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住這支隊伍，他的掙扎只是加劇了人羣的騷擾。

他不知是怎樣走到門口的，只是突然地發現自己站在『天堂的守門神聖彼得』<sup>①</sup>的面前。這好像是奇蹟一樣，他竟被人羣安放在把門人的前面。

『我是薄金屬板工人。』他喘着氣說。

這句話可真說對了！

『進去！』把門的人命令着他。

那扇門打開了。他連衝帶跌地跨了進去。他居然進去了！

今天僱用薄金屬板工人的消息，很快地在他後面傳開了。隊伍裏每個人突然都變成薄金屬板工人了。

第一天的情況，他永遠也記不清楚了。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惡夢。他們發給

① 「馬太福音」裏有耶穌對他的門徒彼得說的一句話：『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後來就有人說：彼得是天堂的守門神。——譯者。

他一枚證章和驗明身分的號碼之後，就把他交給一個嚮導員。嚮導員把他帶進了那個世界聞名的並且已經成爲一種所謂新哲學口號的汽車廠的圍牆裏去。他進去的時候還是迷迷糊糊的。他第一次看到了那巨大的傳送軸帶，從帶上每隔十四分鐘就滾出一輛新式T字型的福特汽車。那帶子無情地轉動着，可是在他看來，帶子轉得並不算太快——他當時的看法是那麼天真懲直。他看見許多工人擠在那些還沒有裝配好的車身旁工作，有的在扭緊螺旋，有的在裝上駕駛盤，他們從這輛車到那輛車，不停地幹着。當他看見這些人的臉時，他生平第一次認識到『福特臉』是怎麽回事了。

那只是假面具似的人臉，除了高度的聚精會神的表現以外，臉上毫無表情。兩隻眼睛只注視着手裏的活，其他任何東西瞧也不瞧。他們的眼睛沒有絲毫表情，既不流露情感，也不表現思想。每個人都獨自站在那兒工作，像一隻被困的野獸似的，總覺得四周可能潛伏着敵人。他心裏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在他的面前都是些行屍走肉。他察看着每個人的臉，却不能發現一絲笑容，同時也沒有人敢回答他那探求的警視。在整個傳送帶旁工作的工人們的臉孔，就好像是面延續不斷的大鏡子，反映着千篇一律的殭屍似的的表情。

伴隨着『福特臉』的，就是『福特式的沉寂』。除了軸帶的趾高氣揚的磨擦聲和疾

呼聲外，車間裏森嚴得像一座教堂似的。這裏聽不到人的聲音。工人們每天在這無休無止的傳送帶旁緊張地工作八小時，彼此默默無言，好像是喪失了說話的能力。那裏有一種福特式的竊竊私語，可是那天他沒有機會聽到。籠罩着整個寬闊廠房的是一種冷冰冰的氣氛。

最後他到了鉛皮車間。在那兒他遇見了一個人，不但抬起頭來看他，而且還張開嘴來說話！

「我叫比爾·麥凱。」這個新來的工人一面和那個人握手，一面回答着說。

跟他握手的是他的一位同胞，一個最近從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來的英國人。

「呵！」比爾說，「我到過紐卡斯爾。」

那個英國人談話時的那種神氣，就好像說話是一種了不起的特權似的。他們發現彼此是同胞之後，就交談了幾句回憶家鄉的話。人的自然而本能的說話使比爾一時忘掉了傳送帶旁的那些哩吧，他於是不加思索地問道：「請問，你們這裏有什麼工會組織嗎？」三十二年來，他不斷地在蘇格蘭和英格蘭提出這個簡單的問題。當人家回答說「沒有」時，他的下一個步驟就是着手把工人組織起來。

但是這個人的反應却使他大為震驚。起先，那位英國人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比爾的

話，彷彿這種念頭從來沒有人用語言表達過。那人只是茫然地望了他一會。

「這裏沒有工會！」他終於回答說，但是馬上又停住了。他的面頰微微發紅。接着，他機警地注視着比爾，好像在問自己：這個新來的工人是不是來陷害我的奸細？這種凝視的眼光是比爾從未見過的；然而，他今後是會經常看到的。隨着，那人小心翼翼地向鉛皮車間四周張望了一下。

「怎麼啦？」比爾很擔心地問。他也向車間四周張望了一下。

「犯禁！」那個可憐的英國人從嘴角邊低聲說出了這兩個字。

比爾瞪着眼睛直望他。這個人害怕得簡直像要倒下去了。比爾不懂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是當時的情勢告訴他，最好是不再談這個問題了。他想起了那些殭屍似的面孔和那些永遠緊閉着的嘴。他的脊梁不禁發冷。

那個英國人帶他看完了車間之後，就打着官腔，用清脆的聲音給了他工作上的指示。可是他說話的時候，一直不敢正視比爾一眼。說完之後，就匆匆走開了。

比爾剛拿起工具開始幹活，就有一個瘦長個子的德國人（他的工頭，外號叫德意志）走過來把他叫到一邊，湊近他的耳朵說：

「我聽說你問起工會的事，是嗎？」

比爾點了點頭。

那個德國人向車間四周看了一下，然後把聲音放得更低些說：

『朋友，你要是想保住你的飯碗，最好閉上你的嘴，別再提這事。』

比爾瞪着藍色的大眼睛直望着他。『我的天呵！』他一面輕輕地說——他的聲音已降得很低了——一面注視着那德國人的小眼睛。

之後，那天整個上午，當人家帶着他從一個車間走到另一車間，進一步給他解釋他的工作時，他反覆地想着這件事。他是一個薄金屬板工人，從小就幹着這一行，連噪音還沒有開始變的時候，他就會打銅鍋、銅壺和用鋯鑲接合零件，並且自己還會鑄造。他一天做過二十四把壺，這對於一個年幼的徒工來說，可以算是相當高的紀錄了。壺的價錢是一先令一把，而他的工資僅僅是每星期三先令。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維多利亞女王那時還活着；當時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交界處的卡萊爾城，手工藝被認為是一種藝術，是件值得驕傲的事。

可是現在呢？數十年後的今天，在這座殘暴、巨大的底特律城市裏（他出世時這地方才剛剛出現），人家僱用他的手藝來修理通風筒、機器上防锈的鉛皮架和鉛皮擋。他在廠裏來回跑着幹活，哪裏需要修理或者安裝新機器，他就得跑到哪裏去。